

區區有故事之大澳 (上)



大澳擁有香港最完整的棚屋群。

香港被疫症的陰霾籠罩，很多人都希望除下口罩、呼吸一口新鮮的空氣，緩和身心的壓抑。大澳，一直被自然環境包圍和眷顧，是都市人選擇逃離的熱門勝地。這片土地也像是一所博物館，收藏了香港珍貴的回憶和情感。即使大澳早不是香港生存的命脈，與國際大都會的稱呼似乎無法再扯上關係，但它卻同樣經歷過繁華盛世、衰落，甚至是疫症的爆發。而當年在澳的居民是怎樣在各種高低起伏中給這城市寫下不朽的故事？大澳和今天的香港又有怎樣千絲萬縷的聯繫？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儀雯

——直致力推動大澳保育與環保的「活化大嶼山文化研究中心」總監朱福華，在澳出生與成長，親身見證着大澳在六十多年裡的蛻變。面對社會不同方面的衝擊，不禁讓他重新反思大澳文化古蹟與歷史事件、人物發生的關係和意義。他驚覺即使香港不斷經歷着變遷，大澳卻仍然一如既往保留原有的味道與情懷。在這個懷緬與反思的過程中，他找到了一份對香港的認同以及大澳與這城市密不可分的關係。通過教育、撰寫文章以及帶領年輕人遊覽大澳，他希望這一代的人學會珍惜大澳的景物，因為說不定哪天這些動人的景致、古蹟舊物會被時代的巨輪一併帶走。「大澳人擁有很多驕人記錄，一項國家非物質文化遺產、全港最整齊的棚屋群、佛教寺廟、人工紅樹林等等，除了到澳吃喝玩樂，遊人或許還可以用更深層的角度去欣賞它。」而朱福華就領着記者，徒步去聆聽、感受與欣賞大澳的點滴與魅力。

當漁村式微 城市崛起

中國人常說做人要飲水思源，要是重新尋回香港經濟起飛、生活富足的足跡，漁村的誕生也許是香港故事的開首。大澳當時作為其中一個重要的漁村，漁業不僅給人們帶來溫飽，同樣也孕育了不少民間智慧、手藝以及信仰。百多年前，中國沿海一帶地區，以捕魚為生的，大多都屬於疍家族群。疍家早就在香港和內地沿海地區的不同角落發跡，是香港四大民系之一，他們擁有相似的生活模式和習俗，幾乎與中國其他少數民族看齊，卻因為語言無法統一而沒有被列入為中華民族當中。疍家的生活居無定所，船漂泊的方向掌管每家每戶落戶的命運，他們往往被形容為海上的遊牧民族。

為了能夠更安穩踏實地生活，大澳的漁民（也稱為水上人）開始給自己的家庭在沿水道兩旁搭建棚屋，相鄰而築，形成長條形的棚屋區，並與陸上居民在大澳建構了屬於自己的社區。直到1960年代，漁業因為自然環境、海洋生態的改變、年輕人陸續到城市工作而漸漸式微，蜑家的傳統與獨特的氣質亦慢慢褪去它原來的模樣。到了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香港市民的生活因為發展各行各業崛起而變得更加富裕，城市翻天覆地發展與改變。「漁民會開始追求冷氣機、電視等城市化的生活，與陸上居民的生活模式逐漸相近。」即使大澳的漁業不再閃閃發亮，朱福華認為留下來的居民仍然堅守傳統和保留純樸的氣質，默默守護着躺臥在海邊的這個家園，給今天的香港留下了保存得最完整的棚屋群，讓前來大澳的遊人能夠鮮活地閱讀到歷史痕跡，追溯到昔日的情懷。「城市規劃和生活限制讓棚屋數量越來越少，所以我們更要珍惜棚屋的存在。」朱福華說。



大澳孕育了不少民間智慧。

從變遷思考未來 深探大澳的魅力



大澳遊涌慶典是一年一度的龍舟活動。

受訪者供圖



活化大嶼山文化研究中心總監朱福華。

鹽塘紅樹林雀鳥棲息地

在大澳除了能夠欣賞棚屋的風光，近年也許還會注意到越來越大面積、分佈在不同角落的紅樹林，而紅樹林的前身是一個個鹽塘。過去大澳居民除了出海捕魚為生以外，部分居民也會在沿岸海灘曬製海鹽，當時主要有四個鹽塘。鹽業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步入全盛時期，它不但帶動了鹽的供應，也因為鹽適中的鹹度，令大澳鹹魚成為當地其中一個特產。「中國人對煮飯很講究，不能沒有鹽，所以鹽就特別珍貴。當時有鹽的地方就有官兵駐守，可見大澳曾經是一個富庶的地方。」朱福華說。

可是，鹽業同樣敵不過變遷與取替，直到1960年代後期，泰國與中國內地廉價的食鹽進口香港，本地食鹽的需求下降，鹽田逐漸荒廢，卻變成一個個紅樹林。「紅樹林的出現至今還是一個謎。」朱福華形容紅樹林的繁殖能力強，短時間內就能長出一片讓雀鳥和其他動物棲息的園林。「然而，不是每一個人都喜歡紅樹林，因為會影響景觀。」即使紅樹林遮擋風景，朱福華無法掩蓋對紅樹林的欣賞與喜愛，因為它給大澳打造了更優質的生態與自然環境。



昔日的鹽田變為紅樹林。



紅樹林給雀鳥提供棲息地。



大澳有潛力成為另一個觀鳥天堂。



鹹度適中的鹽，讓鹹魚成為大澳的特產之一。

大澳人冀「東方威尼斯」風情不褪

所謂家有一老，如有一寶，大澳像是這個城市可以向其學習、尊重的一位前輩，它不再是支撐香港的軸心，但卻記下了香港人的毅力和靈活變通的精神，它的靈魂值得這一代人繼續深思和學習。視大澳為一個家的朱福華，明白大澳怎樣也逃不過發展的命運，但對於具體的規劃也會讓他感到一定的憂慮。「發展和保育，一定要很小心規劃，而且必須取得一個平衡才可以保持大澳作為『東方威尼斯』和『香港後花園』的美譽。」被問到怎樣才是一個最理想的「發展」狀態，朱福華表示，希望大澳能夠繼續保持他童年時候感受到的美，但亦坦言這個想法很奢侈，因為他知道政府對於香港未來的發展，在交通、建



希望大澳一如以往保留原有的味道與情懷。

築、規劃上都會用到大澳這個地方，日後能夠隨便使用的空間將會越來越少。「所以以後要是還看到黃昏日落、在水道裡面能夠看見雀鳥、魚類棲息，我就很滿足了。」即使逃不過發展，朱福華也希望下一代可以在大澳回看過去或者現在珍惜擁有的東西，因為這些都是一個城市瑰寶。那麼，大澳的未來將會何去何從值得探究？

漫步昔日走私邊界

要是能夠俯瞰大澳的寶珠潭，會看見楊侯古廟，被紅樹林依傍。三面環海的它，見證了當年不少鮮為人知的故事。在回歸以前，大澳的陸地仍然是港英邊界，屬於港英管治的地區，所以當時有水警駐守。相反，離開陸地，到了海上的話則屬於中國邊防，就歸中方管轄。由於這個獨特、隱蔽的邊界，當時走私活動

氾濫，中英邊界之間成了人們交換貨品的集散地，這種交易被寫進香港歷史當中。過去一到了黃昏日落時分，很多內地人就會坐着快艇前來進行交易，人們在那裡買賣不同的貨品，甚至毒品，每次都有十幾艘艇在邊界停泊。寶珠潭這個繁盛的光景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持續了將近十年的時間，直到回歸的時候英界變成



坐落在寶珠潭的楊侯古廟。

香港警區，海陸就沒有邊界之分，也再沒有走私的活動。今天再往海上遠眺，會看見剛剛建成沒多久的港澳大橋，兩地彼此拉近，距離港英時期越來越遠，也許是每個香港人正在深刻經歷的。